

# 資於故實，酌於新聲——以蘇文擢作品為例論舊體詩的新生命

黃維樑\*

## 【提要】

新詩和舊詩（舊體詩）孰優孰劣，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學術界爭辯不休。革新者認為舊詩律嚴詞舊，乏時代社會色彩；守舊者認為新詩淺白放縱，甚或流於晦澀怪異。本文作者在肯定今人舊詩的價值之際，主張今人的舊詩，宜斟酌寫今事用今語，即《文心雕龍·通變》說的「酌於新聲」；在承認新詩自由而富時代感之際，主張新詩作者宜斟酌繼承舊詩的詩藝、詩教傳統，即「資於故實」。本文以香港詩人蘇文擢（1921-1997）為例，舉其〈九七謠〉〈長安居〉〈見聞十二首〉等舊體詩，析評之，指出其既「資於故實」又「酌於新聲」，為舊體詩帶來新氣象、新生命。本文並引述清末黃遵憲、梁啟超「流俗語」、「新語句」說，以為印證。

**關鍵詞：**新詩 舊體詩 蘇文擢 文心雕龍

---

\* 佛光大學文學系教授

## 一、新詩和舊詩：爭辯和平議

新與舊反義。有人喜新惡舊，有人懷舊厭新。新與舊相反相對，卻也能相輔相成。文學家常言創新，可是新鮮新穎新奇一旦到了新異，就可能走火入魔而為怪異。一到了怪異，連喜新的人也往往會懷舊了。那時候，新舊折中、相濟的論調就會出現。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一場持續最久的新舊的爭辯，發生在新詩（或者說白話詩、現代詩）與舊詩（或者說舊體詩）之間。88年前，新文學運動的旗手胡適發表了〈論新詩〉一文<sup>①</sup>，說：

近年的新詩運動可算得是一種“詩體的大解放”。因為有了這一層詩體的解放，所以豐富的材料，精密的觀察，高深的理想，複雜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詩裏去。五七言八句的律詩決不能容豐富的材料，二十八字絕句決不能寫精密的觀察，長短一定的七言五言決不能委婉達出高深的理想與複雜的感情。

胡適一連用了三次「決不能」，態度非常偏激。其言論如果和清末黃遵憲、梁啟超等倡用「流俗語」、「新語句」的「詩界革命」說相比，則黃、梁說只是詩界維新，胡說才是真正的詩界革命<sup>②</sup>。胡氏舉起新詩的大旗，追隨者眾多，風起雲湧，新詩此後成為潮流；從文學史的角度看，它甚至成為二十世紀中國詩歌的主流。1950年代臺灣的現代派，1980年代大陸的朦朧派，是這個主流的兩個巨浪。不過，反對新詩、維護舊詩的，也代有其人，這裏只舉一個近例。2006年，88歲的資深學者羅慷烈對記者說：「到現在我還不知道白話詩是什麼，白話詩不用學問，只要寫得通，有人捧就行了。」他並表示數十年來一直對新文學沒有興趣<sup>③</sup>。

① 胡適此文收於《中國新文學大系》香港：（香港文學研究社，1935年）。

② 黃遵憲著名的〈雜感〉詩說：「我手寫吾口，古豈能拘牽。即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編，五千年後人，驚為古爛斑」。梁啟超在〈汗漫錄〉說：「非有詩界革命，則詩運將絕」。又說：「欲為詩界之哥倫布、瑪賽郎，不可不備三長。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語句，而又須以古人之風格入之，然後成其為詩」。三長說的「新意境」中意境一詞嫌含糊，難以確切解說；「古人的風格」所指似為舊體詩（詞）的體式、格律，「風格」一詞的意義和我們現在所說的 style 似乎頗不相同。

③ 見廣州《南方都市報》2006年8月16日第B14版之〈大家訪談〉。羅氏謂「白話詩不用學問」，是以偏概全之語；卞之琳的〈距離的組織〉、余光中的〈慰一位落選人〉、〈唐馬〉等等，都用了很多典故，「學問」大矣。

在守舊者眼中，胡適的三個「決不能」簡直是胡夷蠻人的野語；在革新者眼中，羅慷烈直視白話詩為無物，態度實在太過激烈。新詩和舊詩，真的這樣是非異端、勢不兩立？對於新舊詩之爭，多年前筆者已嘗試作折中、持平之論。在 1979 年發表的一篇文章裏，筆者寫道：新詩用現代口語，「富時代感」，較容易「做到形式與內容配合」；然而，胡適斥舊詩三個「決不能」是「偏激、錯誤的說法」；另一方面，「舊詩形式整齊、音韻鏗鏘、對仗工巧，……便於記誦」；今人寫作的舊詩，「在目前，在今後，仍有它的一席位」<sup>④</sup>。筆者先後有《怎樣讀新詩》和《新詩的藝術》等論著出版，對卞之琳、余光中等的新詩評價尤高，卻從來沒有否定今人所寫舊詩的價值<sup>⑤</sup>。在 1983 年發表的一篇文章裏，筆者肯定了今人所寫舊體詩詞的「古雅之風」、「鏗鏘易誦」，並指出：

絕大部分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提也不提五四以來的舊體詩詞；有人講香港文學，完全忽略舊體詩詞，以為它的風騷早已完了盡了，這也是偏見<sup>⑥</sup>。

同年發表的另一篇文章則把「古色古香、高人雅士如饒宗頤、蘇文擢、羅慷烈、望雲（曾敏之）、陳耀南等的酬唱詩詞」列為香港文學的一部分<sup>⑦</sup>。1980 年代、1990 年代以至這個新世紀，筆者更先後發表多篇專文析評蘇文擢、黃坤堯的舊體詩<sup>⑧</sup>。

這幾篇論蘇、黃的拙作，有共同之處：論的都是蘇、黃寫今事、用今語的舊體詩；而甚少涉及二人純然「古色古香」、「有古雅之風」的那些作品。這原來潛藏了筆者的一個觀點：今人所寫古色古香、純然古雅的舊體詩，固然有其酬唱詩友、娛己娛人的價值，甚至會流芳後世；今人寫今事用今語的舊體詩，在詩藝與前者相當的前提下，應該更具價值，更有傳世的可能。

<sup>④</sup> 引自拙作〈論詩的新和舊〉一文，收於拙著《怎樣讀新詩》（香港：學津書店，1982 年、2002 年）頁 30-33。此文也收於拙著《新詩的藝術》（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6 年）。

<sup>⑤</sup> 《怎樣讀新詩》和《新詩的藝術》出版資料見注④。

<sup>⑥</sup> 見拙著《香港文學初探》（香港：華漢文化事業公司，1985 年）中〈生氣勃勃：1982 年的香港文學〉一文，頁 39。

<sup>⑦</sup> 同注⑥書中〈香港文學研究〉一文，頁 16。

<sup>⑧</sup> 拙著《香港文學再探》（香港：香江出版公司，1996 年）中有〈蘇文擢用古體寫今事〉一文，此文由兩篇文章合成：一為 1988 年寫的，析評蘇氏詩〈楚蜀長江行〉；二為 1992 年寫的，析評蘇氏〈長安居〉。2005 年 2 月筆者寫了〈黃坤堯：舊詩詠新事〉一文，此文與其他二文合為〈香港文學札記三篇〉，刊于《香江文壇》雙月刊，2005 年 4 月出版。在此文中，筆者析評黃氏八首詩，對其〈董特首〉一首這樣說：「用五言古體，近三百字，速寫董建華 1997 年上任後的連串政治經濟社會事件，夾敘夾議，是香港史冊可采的春秋式詩章。」

今人評論同代人寫的舊體詩時，常有其詩似李白、近杜甫或有李商隱之風等說法。蘇文擢〈與戎庵先生論詩書〉就這樣說：「尊作七律似從義山之濃麗深摯，……五律純爲杜音，七古……高者抗手李白矣。」<sup>9</sup> 詩風近二李一杜，這是對時人作品很高的評價了。然而，請注意，只是近似而已，並不是超越，並不是創新。這樣的作品，只落得個復古或仿古的形容。更可議的是，這些似李近杜的復古或仿古之作，往往只有古色古香，而沒有今色今香，因爲它們完全沒有讓讀者看到這個社會這個時代的影子。一代有一代的文學。千多年前劉勰在《文心雕龍·時序》說「文變染乎世情」（文學的演變與時代社會相關）；把這句名言改一個字成爲「文學染乎世情」，一樣說得通：文學作品與世情「有染」，有時代社會的烙印。今人寫的舊體詩，多有因爲不寫今事、不用今語而不染世情，或者寫今事卻用語古雅而看不到世情。不染世情、沒有時代社會烙印的今人舊體詩，當然有上面說的酬唱等價值，卻也使人不能無惑：這是二十世紀或二十一世紀的人寫的作品嗎？還可能使人生疑：會不會是抄襲古人而來的？<sup>10</sup>

## 二、蘇文擢的舊詩：寫今事用今語

香港一位詩人寫南京秦淮河畔夫子廟附近的烏衣巷，有下面的一首七絕：更無棲燕烏衣巷，猶有垂楊白鷺洲。淮水曲環夫子廟，一泓流盡古今愁<sup>11</sup>。此詩切地切景，不無詩人的情懷感慨，然而，說它是唐宋元明清人的作品，也是可以的，因爲它完全沒有今人今事的任何印記。年前一個香港青年，寫了一首〈贈人移居外國〉：

一川蘆荻一林霜，立盡窮秋斷盡腸。瀝瀝山河空似畫，紛紛鴻雁已成行。

風吹淚頰芙蓉冷，露墜愁眉木葉蒼。兩夢相逢明月裏，神州同覓路茫茫。<sup>12</sup>

<sup>9</sup> 見蘇文擢著、楊利成等編《邃加室遺稿》（香港：鳴社，1998年）頁262。

<sup>10</sup> 潘新安在《潘小磐詩選》（香港：學海書樓，2007年）的序中說：潘小磐「先生詩集煌煌巨制，細讀爲之頭昏目眩」。這句話引起筆者一番聯想：是不是潘小磐的詩作數量極多，而率皆「古色古香」——或者用明顯的貶義語來說，即陳陳相因——以致沒有（或少有）令人眼前一亮的篇章，因而使讀者有「頭昏目眩」之感？

<sup>11</sup> 引自注<sup>10</sup>詩選頁61。

<sup>12</sup> 錄自黃坤堯《香港詩詞論稿》（香港：當代文藝出版社，2004年）中〈廿一世紀詩詞寫作的展望〉一文，頁192。

此詩有情有景，對仗工整，聲韻無失，頗有家國之思。問題是：讀者實在看不到任何與香港此地、九七此時、移民此事有關的語言。本文要舉例論述的蘇文擢（1921-1997）作品就不同了。同樣是寫九七移民，蘇氏的〈九七謠〉<sup>13</sup>，多的是「基本法」「民主潮」「法制」「李鴻章」「天安門」等詞語；開頭的「去即去矣何多言，不去即留毋自煎，胡為癡索居英權，美加澳紐尤紛然」更令人一讀而知寫的是此地此時此事的香港九七移民。〈贈人移居外國〉絲毫沒有時代社會的烙印，古味濃郁；〈九七謠〉事近語新，絕不可能是仿古或古人的篇章。

〈九七謠〉寫於 1990 年，三年後「末代港督」彭定康上任。彭氏的施政惹起很多爭議，負責香港回歸事務的高級官員魯平曾斥他為「千古罪人」。1993 年蘇文擢有〈詠彭定康〉一詩，「公平」「民主」「直選」等現代政治社會辭彙都出現了。此篇對彭氏頗多諷刺，最後四句是：「物價騰無已，薪勞怨有聲；頗疑終誤港，計不到民生。」蘇氏是儒者，一生弘揚孔子之道，常以蒼生為念，句中「民生」二字是其詩作的一個關鍵字。

1991 年五百字長詩〈長安居——為港局而作〉，就涉及民生。蘇氏感時憂港，對「殖民」者起「民運」、搞「直選」、倡「人權」以至收留「越難民」、建設「新機場」等等，都有非議；對樓價「瘋狂」攀升，抨擊尤烈。詩中以「胡人」稱殖民者英國人，說他們工於心計，如「狼之狠」，又如「老狐狸」：「咄此老狐狸，狡獪聲不揚；陽護而陰傷，巧毒真難當。」在這裏，詩人的民族情緒高漲，此詩大可用近時流行的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文學理論來加以闡釋。香港一向尺金寸土，1990 年代初，樓價升勢持續（至 1997 年而達至驚人的高峰），蘇氏寫此詩時，樓價每平方英尺達三、四千港元，分期付款供樓的中產階級市民，成為論者說的「供樓奴」。〈長安居〉直言香港居大不易，此詩誠然有白居易「為時為事而作」的精神，帶批判性寫實主義（critical realism）的色彩。近年大陸各個城市的樓價上升，與香港或明或暗地作城市發展競賽的

<sup>13</sup> 本文所引蘇文擢詩，都是蘇著《遠加室遺稿》（見注(9)）中的作品。《遺稿》由蘇氏友好、弟子出錢出力編輯、印行。2002 年蘇著《儒學論稿》的出版，筆者相信也有「鳴社」諸蘇氏弟子的貢獻。2007 年，蘇氏辭世十周年，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鳴社等紀念蘇氏，為其舉辦書法展覽，又舉辦蘇氏詩詞朗誦會，並分別出版了《魏唐三昧——蘇文擢教授法書展專集》和《蘇文擢教授詩詞朗誦會詩詞注釋》兩本專著，在在顯示蘇氏弟子蘇文攻、招祥麒等對其老師的追思、崇敬。蘇公「晚有弟子傳芬芳」，一定含笑於九泉之下，或者說白玉樓之上。

長三角和珠三角諸城，如上海、廣州、深圳，升幅尤大<sup>14</sup>。相信供樓奴就和臺灣等地的「（信用）卡奴」一樣成爲不斷壯大的衆群。〈長安居〉關於樓價的片段，除了「人蛇」「銀行」「通漲」「議員」的今物今語爲本文所關注外，其夾敘夾議的「今事」——當前時代社會的事件、現象——也值得徵引：

先看樓與地，索價人無良。廣廈千萬間，豪門暴利忙。  
一尺逾三千，升勢尤瘋狂。

購者果誰輩，人蛇繞長廊。求之銀行貸，子母廿年長。  
轉手囤放間，如借屍還陽。

小民勢所趨，飲鴆言甘芳。全家血汗力，取慰四堵牆。  
官府快聚斂，議員管他娘。

通漲此其因，屍咎誰聲張。壓抑云有計，乃官樣文章。

蘇氏於港事之外，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1988年的〈楚蜀長江行〉寫景敘事抒情說理兼之，人物山川古今之感貫串全篇。既詠歎「宜昌以西始葛壩」之「安流激電爭天工」，也雀躍于「近聞大官頒新政，傾江欲洗傷痕癥」<sup>15</sup>。「傷痕」自然使讀者想起1980年代初的傷痕文學。1989年有兩首詩，分別向李子誦和曾敏之致意；在風雲中，「螢幕言時淚似繩」、「近事痛心唯疾首」等今事今語成爲這首詩的事義（《文心雕龍》「六觀」之一爲「事義」）。同年另有〈羅馬尼亞近事感賦〉一首，從「羅國有黨魁」、「西伯利亞熊」到「東德波蘭凶保捷」，怒述貪暴者的下場，痛論「知黨欺人，主義盡咒語」，寄望於「洗心革面謀新圖」。此詩議論縱橫，作者的椽筆從西到東，回到「四十年來大家國」，而以「黃河長江」、「載舟覆舟」作結。

〈九七謠〉、〈長安居〉和這首〈羅〉詩寫作至今，已有十多年。寫今事用今語的「時事詩」，如今已有歷史的意義。蘇文擢以其時代社會色彩濃郁的作品，成爲「詩史」，承繼的正是老杜的傳統。

港事國事天下事之外，蘇氏也寫自己的事。他晚年患糖尿病和高血壓，1993

<sup>14</sup> 筆者近年有一半的時間居於深圳。深圳兩年來「一尺逾三千，升勢尤瘋狂」，使人悚然而驚：深圳將與1990年代的香港樓價看齊？

<sup>15</sup> 注8所說《再探》中文章，對蘇氏此詩有較長的評論，可參看。又：注13《注釋》一書，對此詩片段有解說，可參看。



年 73 歲生病時，作〈病興吟〉既成，數日後再染病入院醫療，出院後寫作〈後病興吟〉。〈病興吟〉慨歎「萬類生死間，老病同一律」，從陶潛、杜甫、韓愈至蘇軾，病痛人人都有，誠然「念此衆生悲」。此詩不見「今語」。〈後病興吟〉迥然不同，它充滿現代醫學的術語，在說明高血壓的成因時，連接十餘句都是這樣，在今人寫的舊體詩中殊為罕見：

一為機械性，血管患淤塞。三酸甘油脂，膽固醇並積。

心機運作難，病因管道窄。

次為腎臟衰，求血如饑渴。因之血急行，勢似河濫決。

一闖一關間，心房感疲竭。

以上所舉寫今事用今語的詩，只是蘇文擢去世前十年間所作詩篇（收於《邃加室遺稿》）的一小部分。寫今事用今語是蘇文擢舊體詩的一大特色，值得大加肯定的。蘇氏詩作的整體表現和成就，不在本文的論述範圍內。下文接著只指出蘇氏寫今事用今語之外的傳統詩學的一面。

### 三、蘇文擢的舊詩：格律與修辭

蘇文擢的舊體詩，類別多，舉凡五七言絕律、歌行體都有。他吟詠時，遵守各種詩體的平仄、押韻、對仗等格律。上面提到的〈九七謠〉〈長安居〉〈楚蜀長江行〉〈羅馬尼亞近事感賦〉〈後病興吟〉等首，屬歌行體，字數多，格律較寬；即使如此，五言的〈長安居〉凡五十韻，而他用「七陽」一韻到底，十分難得。蘇氏的律詩和絕句，都嚴守格律。1990 年有七絕〈見聞十二首〉，以下列舉四首，並說明其詩藝、詩教上的特色。

甲· 〈抗議鏡頭〉：

警民對峙各狼奔，到處都傳抗議喧。頗怪人權高唱日，眼中人賤似雞豚。

乙· 〈六一天安門兒童節〉：

十里平場舊血痕，招來萬個好兒孫。眼前歌舞紅巾地，去日槍林黑夜魂。

丙· 〈香港移民潮〉

南來北下盡流民，同說天堂好寄身。天堂正有離巢燕，爭作排空泛海人。

丁·〈黑幫爭買樓花〉：

巍峨石屎是森林，彈指豪門億萬金。別有強梁爭染指，傷哉寒士杜陵吟。

甲詩的「警民對峙」、「抗議」、「人權」，乙詩的「平場」（即天安門廣場）、「紅巾」（即紅領巾），丙詩的「天堂」（香港的美稱），丁詩的「石屎……森林」都是寫今事的今語。這些顯示了上面辨之已審的蘇詩的時代社會特色。這幾首詩平仄和押韻都穩當：甲、乙用上平聲十三元韻，丙用上平聲十一真韻，丁用下平聲十一侵韻。這四首詩少用典，只有丁用了：一為「強梁」，指有力者，典出《後漢書·蘇竟傳》；二為「寒士杜陵吟」，用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句意。

寫詩要用「形象思維」，即要多用意象（imagery），即中國古代詩論所說的「景」。用「景」語之外，還要情與景合，情景交融。蘇氏這四首詩，不乏「景」語。意象（形象）包括比喻，用比喻為詩、文的重要修辭法。比喻即「詩六義」中的「比」，甚至可包括「興」。《文心雕龍·比興》篇即論述這詩藝中的大法。這四首詩中，甲、丙、丁三首都用了比喻：甲的「狼奔」和「似雞豚」，丙的「天堂」和「離巢燕」，丁的「石屎森林」。

詩藝中的大法還有對比法，以及由對比產生的或顯或隱的諷刺。甲的對比是：一方面是高唱人權，一方面卻是在「警民對峙」中，人被驅趕，「賤似雞豚」。詩中有「頗怪」和「人賤」字眼，表示了詩人的慨歎，這裏諷刺的意味明顯。

丁的對比是：「彈指」間富商「豪門」因地產而有「億萬金」，清寒之士卻沒有可供庇護的廣廈。詩中有「傷哉」字眼，表示了詩人的慨歎。這裏貧富對比，境況雖然不若杜甫名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所寫那樣嚴重，其諷刺的意味卻是明顯的。

丙的對比是：有人南來香港，說香港是天堂，在天堂的香港人卻爭相離港移居他國；情景類於成語說的「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漏夜趕科場」。這裏詩人只並列了兩個景象（西方詩學所說的 juxtaposition），而不加議論，其諷刺屬於隱型。

乙的對比是：眼前是萬千個好兒童系著紅領巾載歌載舞；在去年的日子，



這裏卻是「槍林」和「黑夜魂」之地。杜甫〈秋興八首〉之六，寫長安曲江頭芙蓉小苑華麗的「珠簾繡柱」「錦纜牙檣」，原為「歌舞地」，現在則「邊愁」侵入；前歡愉後悲哀，情景逆轉，詩人感慨系之。蘇文擢這一首所寫，則是前悲哀後歡愉。孰前孰後不同，其為情景逆轉則一，其有詩人的感慨則一。在這一首詩裏，詩人和在丙詩一樣，沒有用直接宣示感情、意見的字眼如「賤似」「頗怪」「傷哉」，因此，其諷刺也屬於隱型。乙、丙二首，以對比手法作隱性諷刺，在中國詩學而言，這體現了「溫柔敦厚」的詩教；用西方的理論，則可說這樣的諷刺是反諷（irony）。

諺曰：「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在詩學上，我們可說：意不立，天下無可誦之詩。詩可含蓄，甚至帶點朦朧；但寫詩時必須「立主腦」，即定主題（theme），即《文心雕龍·熔裁》說的「設情」。「設情」而後「定位」、「定勢」，從而鋪陳事義、文采。絕句篇幅短小，更要主題突顯，不能東拉西扯、散漫無章。蘇文擢這裏甲乙丙丁四首絕句，題材、情意儘管不同，卻莫不主題昭晰，其「事義」「置辭」都為主題（即「設情」的「情」）服務<sup>16</sup>。前面引述的〈九七謠〉〈長安居〉等篇幅較長之詩，也是這樣的。

## 四、詩的黃金律

文首說：文學家常言創新。其實文藝無絕對創新之事，創新往往在承舊之後才來。二十世紀西賢艾略特（T·S·Eliot）的名文〈傳統與個人才華〉即有此意<sup>17</sup>，而此意千多年前劉勰在其《文心雕龍·通變》已經提出來。此篇的「贊」這樣說：

文律運周，日新其業。變則堪久，通則不乏。趨時必果，乘機無法。望今制奇，參古定法。

王運熙、周鋒這樣譯成語體：

文章的規律運轉不息，每天都有新的發展。只有求變才能持久，貫通才能不

<sup>16</sup> 「立主腦」是李漁《閒情偶記》論戲劇的意見。《文心雕龍》有〈定勢〉篇。其〈知音〉篇之「六觀」包括「位體」「事義」「置辭」三觀。本文多用《文心雕龍》的概念，目的之一是把這本經典的理論用於實際批評，發潛龍之幽光，讓「雕龍」成為飛龍。近年筆者就此寫了多篇論文。

<sup>17</sup> 篇名原文為“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有多個中譯本。

竭。適應時勢一定要果斷，利用機會不必膽怯。觀察當今作品以變化創新，參酌古例來確定寫作的法式。

其中「望今制奇，參古定法」和此篇正文的「資於故實」、「酌於新聲」語意近似。其相關原文為：

名理有常，體必資於故實；通變無方，數必酌於新聲。

王、周的語譯為：

文體的名目及其寫作之理是不變的，因此體制規格要求必須取法前人的模式；而文辭風格的變化則無一定程式，因此通變方法一定要參酌當代的新作。<sup>18</sup>

這裏所引「定法」的「法」，語譯作「法式」，意為法則、範式；「故實」語譯作「前人的模式」，指「體制規格」。本篇正文論「通變」時，還涉及「宗經誥」和「雅俗」等意，那是作品內容思想方面的事了。事實上，《文心雕龍·辨騷》就有「取熔經意」、「自鑄偉詞」二語，所論與作品的內容思想有關。

《文心雕龍》尊崇孔子思想及儒家經典，「經意」指的就是這些。一言以蔽之，劉勰認為作家要繼承傳統，再求新變。舊體詩中的絕句律詩，其體式確立于唐代，是唐代及唐代以前千百詩人嘗試、探索後的成果，其字數、句數、平仄、押韻、對仗等法則，可說是中國古代詩學的一條黃金律，其實效性和影響力且已延續了千多年。而詩重視「景」語，或者說要用形象來思維（包括用比喻），以至詩重視對比法，詩要「設情以位體」即確立主題思想，詩有美刺的功能，這些也是詩的黃金律，為中外經典詩人所共遵。

蘇文擢的舊體詩都遵循這些黃金律——劉勰所說的「法」、「故實」。蘇文擢尊孔崇儒，像杜甫一樣，和《文心雕龍》的「徵聖」「宗經」思想是一致的。《文心雕龍·明詩》指出：「順美匡惡，其來久矣」（用詩歌來頌揚美德好人，糾正惡行壞人，這樣做由來已久）；又說「楚國諷怨，則〈離騷〉為刺」（楚國人怨恨、諷諫，寫〈離騷〉來諷刺）。這正是儒家的詩教，也是上面所說蘇文擢「為時為事而作」的批判性寫實主義詩歌的寫作動機<sup>19</sup>。

<sup>18</sup> 見二氏撰《文心雕龍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sup>19</sup> 蘇文擢的崇儒，可於其《儒學論稿》（見注13）見之。注12所引黃著《論稿》頁106說：「蘇文擢特重詩歌的

## 五、新詩和舊詩：資于故實，酌於新聲

文首說，近百年來，舊詩和新詩孰優孰劣一直在爭辯中。在革新者眼中，舊詩嚴謹的格律成爲束縛，今人寫的舊詩因爲「古色古香」而陳舊過時；在守舊者眼中，新詩淺白，無學問，無藝術，一些形式怪異內容晦澀的新詩，更使人「惡」而遠之。我們應該怎樣面對這是非異端、勢不兩立的局面？

《文心雕龍·通變》說「參古定法」、「資於故實」；那些「古色古香」的舊體詩人，簡直是「依古定法」、「囿於故實」（而拒絕望今、沒有新聲）。至於「望今制奇」「酌於新聲」：那些一心革新的新詩作者，簡直是「望今唯奇」、「限於新聲」（而拒絕參古、沒有故實）。有劉勰「通變」眼光的人，則知道新詩和舊詩相反而可相成。新詩作者用較自由的形式、用現代語言寫作時，應該認識並取資於（上面所說）舊體詩所遵循的「故實」、法則、黃金律；今人寫作舊體詩時，則應該認識到寫今事用今語——即寫當前的時代社會用當前的聲音語言（包括當代一般新詩所用的題材、語言）——可爲舊的體裁形式帶來新的氣象、新的生命。以絕句律詩爲代表的舊體詩，已有逾千年的歷史，前人的佳作傑作太多了；今人「古色古香」地寫，自有自娛娛人的價值，甚至不無流傳後世的可能。然而，就傳世而言，因爲一代有一代的事物語言，「古色古香」之作，自然比「酌於新聲」之作，如上舉蘇文擢的那些詩，吃虧多了。筆者閱讀的香港舊體詩，除了蘇文擢所作外，「資於故實」的曾敏之、陳耀南、黃坤堯等的詩篇，也多有「酌於新聲」的，本文限於時間和篇幅，而不能舉例<sup>20</sup>。

筆者深信，「資於故實」乃能有傳統的營養，乃有黃金律可循；而「酌於新聲」、用當下活生生的事物和語言，乃能爲舊體詩這千年老建制（establishment）帶來新氣象、新生命。清末黃遵憲、梁啟超的「流俗語」、

---

社會功能，強調教化的作用，諷諭興感，必有益於世道人心。」可參看。

<sup>20</sup> 如曾敏之的〈香港回歸十周年頌，有序〉（刊于《香港作家》雙月刊，2007年7月出版）就是寫今事用今語的又一佳例，諸詩多「四化」、「兩制」、「自由」、「公民」、「三語」、「交流」等今天的辭彙，對香港對國家有深厚的感情。其中第20首寫香港歷劫而尚雄健：「浩蕩風雲跨世紀，佇看香島戰波濤。百年歷劫今雄健，何懼謠讒逐浪高。」使人想起1990年代西方某雜誌預言香港97後死亡一事。預言不準確；該刊去年終於爲此事檢討道歉。又如陳耀南1980年有〈壽錢鍾書先生七十並謝贈書〉七律二首，其一的頷聯、頸聯曰：「一炬燃犀圖鬼獸；三都價重解圍城。人生邊上管雄健；談藝錄餘詩注精。」對仗頗工，又嵌入錢氏著作名目，一看而知是寫今人用今語。陳氏1999年另作有論文，剖析「香港大專教師文言詩作的華夏情懷」，所引諸詩也多有「爲時爲事而作」的新聲。

「新語句」說其實也就是「酌於新聲」的意思。正因為「古色古香」的今人舊體詩仍多，黃氏的主張並沒有成爲普遍「遵」循的彝「憲」，梁氏的主張並沒有成爲「啓」迪當今舊體詩作者以期「超」越古人的詩學津梁，筆者乃要重彈黃、梁的舊調，認爲其主張不應視作「黃」「梁」一夢，並由此發出並不新的「新聲」。

### 附錄

本文析評了蘇文擢先生的若干首詩，這些詩輯錄於此二頁。蘇氏工書法，此二頁的詩爲蘇氏手跡。

**\* 九七謠 詩但命題**

去即去矣何多言，不去即留  
毋自煎，胡為痕，空居英雄  
美加澳紐尤紛然，如鯨、雷  
驪、奇、永、相、驚、相、諺、還、相  
帝。燕雲割地百五載，漢廷  
近復珠崖海，豪情不作李  
端章，但惜貪殘殊未改，移  
板願受一屋派，異時窺鏡  
仍黃人，頗爾蒙古股色目。  
故園風定還尋根，萍飄梗  
斷今何因，今何因，君不見天  
安門，夜多冤魂，又不見基  
本法，議徒紛紛，大車年親  
小安，軌信心不立，難為估，要  
為群生一吾衣，前路危崖  
宜易，戰海波，傷民至潮  
鹽，穿爛，全銀底，富民法  
制當先，次驅辱，是銀底，至皇  
尚有群仙會，三教一帝，專談天  
庚午二月十日 文擢 錄

**\* 詠彭定康 鳴社命題**

扶策東來日，乘風北上時，者尼巧  
鏡，古此世作，雄姿，民主，今何價，公平  
事可疑，猶餘三載事，據，欲何為  
政客英倫選，斯人第一流，功曾扶  
馬相，室亦古，黃頭，閱，備生，詳，刊  
翻騰見，口，柔，（蘇氏自注：此詩乃為蘇氏自撰，見其詩集），息忽  
推直選，功罪付千秋。  
此政原空論，何勞而國爭，舉，朝  
能漫罵，賢手遂成名，物備騰，至  
已，薪勞，怨有群，頗疑，徒誤法，計  
不到民生。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  
癸酉十月初七 文擢 錄

**\* 長安居 為伴而作也 或慮  
先生和手遊澳以五  
百字痛快名局，因讀而讚成  
此樂天可謂處激詞寶錄也  
當於非者亦非世所待也其賦  
一島天外有港名曰香**

新山後收米氣勢殊軒昂  
昔者魚鹽地今作金銀鄉  
百年通逃者終若斷過江  
市肆月法集不向來仍方  
胡人心計工端底用以詳  
甘蒙鴉片者財富今取償  
再華遂成此大夢方連場  
坐割盡雲州胡生一智囊  
歸還已有日失計仍蒸蒸  
如狼啖其尾胡跋不成行  
心涎膏腴地大恐而無先  
大開南風窗庶漸此風涼  
稍堪名言利吉賊生實錫  
自言珠雀波濤濤某堂  
從此老孤莊後槍勢不揚  
陽羨而陸傷以真其誰當  
莫為然起民運彼自有肺腸  
直選何怨怨樓如賴尼舒  
多云月俸厚授足亦一饒  
沐猴豈能冠作態五絲影  
殖民從不議以除得新嘗  
先看樓子地索債人至良  
廣廈千萬間豪門暴利忙  
一尺逾三千計勢猶瘋狂  
購者果誰掌人蛇繞長廊  
求之銀行貸子母廿年長  
轉手回款問如借屍還陽

小民勢所趨飲詭言甘芳  
全家血汗力取慰四堵堵  
官府快取飲讓員管地娘  
通漲此其困尸母律聲張  
壓抑云有計乃官權一堵  
次談越誰民飲讓一堵  
何物美身員能與港頤頤  
以輩之命徒宜投北大荒  
珍之如上省供養不勝是  
一近二送間憶萬出庫房  
列強同一誇袖手觀其愛  
復作假慈悲人襟語揮揮  
三言新樓揚如蟻嘍棟棟  
作價論千億燼全早忘  
滿口玫瑰園判眼業貧苦  
以後六七年股割為官常  
銀樓兩行業業血運素恐  
可憐善羅眾何地得細細  
登彼太平山孰辨真與假  
洪出有歸意避世者方將  
長安居不易愁苦真未央  
辛未十月十日 文擢 錄

✱

羅馬尼亞近事感賦

宇愛營底盡，量卓卓，集  
郡鳩，魁首太白旗，燃騰  
光達曙，厲王昔監諒，涼  
疏若自取，貪暴古今同，中  
外亦種成，羅國有堂魁  
孤威初假虎，西伯到亞熊  
為之長毛羽，儼然釋淫威  
促騎誰敢侮，曾聞黑貴  
盈，清如委地土，一朝民憤  
張怒潮，折天柱，斬龍如蘇  
絲，雙龍，就音齊，快心人所  
同，秘刑天可許，身後穢始  
彰，嗚呼，窮黎寰宇，懸知  
堂，欺人，主義才盡，荒涼，事  
往何處，云，國窮民正苦，窮  
苦猶為羅，歎，可憐老  
悵，仍糊塗，四十年來，大家  
國，輝，羊墳，首，賴，鮫，魚，手  
握，虎，豹，二，百，萬，十，一，億，眾，龍  
中，阻，一，意，野，權，恣，貪，墨，仁  
言不入紛，誅，傲，呼，嗟，手，通  
采，東，德，波，苗，白，保，捷，洗  
心，革，面，謀，新，圖，極，權，股  
鑿，不在，遠，黃，書，靈，夢，倚，時  
蘇，苦，何，長，江，安，流，日，夜，數  
千里，嗟，我，載，舟，覆，舟，之  
水，無，時，無

✱

後病與吟四月廿日于阮

作病與吟三六韻不十日而  
風血上壓天小入任伊蘇沙  
伯醫院七十二年一功曹也  
四日而歸以詩  
百體病難名，概括常在  
血血脈貫全身，主宰在  
心室，故宿舒後開，衍為上  
下壓，醫者使探求量之有  
規律，上壓百四餘，下者六  
十，隨年老加減，迤邐病乃  
發，城市厭青渠，患者十  
之八，致患有二因，韋醫為  
手說，為子拜說  
一為機械性，血管患淤塞  
三酸甘油脂，胆固醇並積  
心機運作難，病日管道窄  
次為腎臟衰，求血如飢渴  
因之血急行，勢似河濶決  
一閱一關，心房感疲竭  
從來養生言，天心探月窟  
道在坎與離，水火不相奪  
心火動，不揚，臂如香，細，節  
狂，曾，讀，道，書，頗，知，其，說，言  
易，行，則，難，能，才，百，不，一，子，生  
尚，存，強，晚，歲，膺，斯，疾，四，首  
十，春，秋，控，術，資，藥，物，五，月  
蒲，指，香，瑞，十，心，吉，日，風，痛  
忽，昇，狂，引，動，萬，血，壓，萬，身  
二百三，下，壓，亦，逾，形，勢，與  
中，風，相，問，不，容，疑，旁，觀，者，數  
駭，空，心，頃，傾，我，初，言，所，知

✱

萬事付諸達，斗室空，謝

方，孤，地，淵，人，情，願，如，枕，我  
意，無，容，膝，身，和，如，若，人，呻  
嘶，腸，裂，傷，身，有，春，道，夫，若，醫  
醫，及，器，材，罪，列，為，子，汝，眾  
勞，勞，苦，天，恩，已，予，恤，開，封  
得，四，期，粗，糲，味，可，悅，人，言  
博，濟，坊，看，其，中，自，得，檢，驗  
煩，用，藥，心，肝，胆，所，膽，腎，胃  
血，真，滿，微，聖，起，手，波，又，光  
電，程，折，信，息，性，不，康，微，微  
仍，禁，食，九，禁，信，物，日，三，服  
奏，效，僅，寸，又，歸，如，知，心，如，宜  
稿，中，金，力，雙，健，也，下，鐵，始，分  
雲，此，役，郵，局，動，十五，肺，更  
應，知，序，勤，以，六，十，為，檢，收  
如，謝，劇，以，此，觀，生，道，遠  
四，辰，夕  
啟，前，五，月，初，一，夜，以，詩，滿，十，日，腹  
稿，初，七，日，寫，定  
文，擢

# Aided by the Literary Tradition; Making Use of New Voices — Su Wenzhuo and the New Life of Old-style Poetry

Wong, Wai-leung (Huang Weiliang)\*

## 【 Abstract 】

Controversies on the relative merits of old-style poetry (jiutishi) and new poetry (xinshi) have been in existence since the start of the 20th century. Reformists accuse old-style poetry by present-day writers of rigidity in prosody and lack of contemporary content and diction; conservatives are opposed to new poetry for its absence of artistic disciplines, its shallowness or its vagueness. In this essay, a number of old-style poems by Su Wenzhuo (1921-1997) are discussed to demonstrate that Su has followed the prosodic and rhetorical tradition of old-style poetry while using new diction in dealing with current affairs. This aptly illustrates the principles of *ziyu gushi* and *zhuoyu xinsheng* (aided by the literary tradition while making use of new voices) as advocated in the tongbian (tradition and change) chapter of *Wenxin Diaolong*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a great treatise in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Key words:** new poetry    old-style poetry    Su Wenzhuo  
*Wenxin Diaolong*

---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Fo Guang University.